



北  
新  
書  
二



リ 8  
1735  
150





特  
1735  
156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妻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



此係明治  
八月八日  
山同八  
悼君田資  
所購以贈



西川忠鳳  
氏蘭回甫



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聞闡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如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嚮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於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獯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

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卽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組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柩葬義平陵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勲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

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搥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足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亡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闈人就車頻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旣殺樂陵王元被闕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



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  
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  
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旣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  
後主日鴉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  
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選爲刺史和陸誚事太后無所不至  
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  
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  
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  
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  
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  
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

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  
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  
中有急彎弓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  
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  
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  
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  
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  
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  
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  
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



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  
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旣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  
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  
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  
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  
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  
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  
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  
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于時  
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

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  
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  
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  
天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  
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  
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葬侍中薛孤康賢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  
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  
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  
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  
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  
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  
見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終

魏川世國尊  
氏書同備用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魏川世國尊  
氏書同備用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洸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

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叅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怨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與大臣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醜終還葬鄴贈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浚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長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皆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糧食浚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浚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浚察知之守令畢集浚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浚乃令左右及



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懼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

言脩等慙慄而退後加特進加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頽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適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洩嘗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前其妻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輅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為法司所紕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莫過漆帝以渙第七子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

昇以逃憑河而度上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末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  
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  
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  
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  
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浩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  
還鄴嘗令浩鎮晉陽惣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  
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浩召城外諸  
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  
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

州刺史潛頗牧大藩雖不潔口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  
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  
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  
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羣公勸迫權主號  
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  
州禪位於潛啓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  
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並沉諸井戰敗潛  
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  
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  
子將至鄴城潛上馬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  
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  
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帝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賜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



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終

西川世鳳尊  
氏書成備甫

北齊書卷十一

西川世鳳尊  
氏書成備甫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第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斃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

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末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



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  
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  
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  
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  
不良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  
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  
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  
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  
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  
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  
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然矣由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  
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  
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  
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  
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  
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  
州刺史孝琬以文宣世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  
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



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躬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洲頗受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



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遺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淡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淡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淡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

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淡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搗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珽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敝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



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各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兒童女子

亦乘屋攘袂投甍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于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



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尅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異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夫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東山書局藏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豈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  
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  
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  
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  
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



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  
洲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  
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  
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至欲取并州至新興而  
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  
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  
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  
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  
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  
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  
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  
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

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  
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  
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  
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  
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  
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於  
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  
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  
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  
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  
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  
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  
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  
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  
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  
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  
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  
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

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  
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  
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  
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叅竊言百年太子  
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  
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  
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同受  
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本夫人生南陽王綽後  
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



北齊書十二  
四  
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真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時生至午時後王  
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  
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  
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  
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  
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強  
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  
聞之詔鑣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  
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蠅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  
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

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  
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  
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  
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  
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  
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末  
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  
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  
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  
自都鄴後此儀寔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



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舍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

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慙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



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  
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  
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  
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看孫鳳玠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  
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  
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  
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  
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  
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  
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求別乃急召斛律光  
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  
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

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  
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  
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疆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狀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  
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  
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  
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  
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  
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地長數  
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  
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嘗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



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劔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得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淡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

成綫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瑯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四

終

魏州中鳳臺  
氏關南南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魏州中鳳臺  
氏關南南

趙郡王琛 子敬

清河王岳 子勤

趙郡王琛字末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末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



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覩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

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慙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於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按其見慙懃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僞所部大



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盛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疆弱相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

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授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

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身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東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于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



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  
封陳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  
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狀沈澁有器量  
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  
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  
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  
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  
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  
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  
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

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  
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  
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  
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  
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  
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  
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  
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



爲藩百姓望風讐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  
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  
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  
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  
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  
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  
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  
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  
王思政于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  
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  
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  
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

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  
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  
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  
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于京師遣儀同慕容儼  
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  
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  
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  
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  
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  
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末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  
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



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鳩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於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勸嗣

勸字敬德夙志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旣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狗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朕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勸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



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勦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

德同此貞心踐良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朕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終

西川史局藏  
氏書南開市

青卷十四

不六

西川史局藏  
氏書南開市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曾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  
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  
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

及古制



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兇暴橫行閭

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獻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季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季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王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



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  
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嶼僞獵謀於野  
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  
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旣而太  
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  
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  
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  
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  
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堪用耳因說梁季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  
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于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

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徐二州刺  
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  
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  
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  
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  
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  
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季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  
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  
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



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酷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季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鷂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

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庾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



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  
季卿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  
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季卿而免  
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  
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  
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  
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  
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  
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  
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常過長  
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

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  
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  
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  
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  
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  
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  
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王鄴數日歸彥  
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  
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  
季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  
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季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  
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



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季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住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異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日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

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異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晉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季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鏢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頴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



北齊書四  
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  
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  
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  
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  
三道著憤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  
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魯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  
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  
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王奔鄴就加太宰  
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  
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

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  
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  
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  
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  
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西川中興書  
氏書南唐

北齊書卷十五

西川中興書  
氏書南唐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敬

厓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  
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  
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  
目駛雨露洒寤而驚汗遂有娠碁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羣



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回未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人數屋俄頃而去且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季敬嗣位儀同三司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

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季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庠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射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庠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志臥不動



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  
又曰我爲爾汲水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  
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  
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  
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溼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  
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  
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  
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  
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  
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遂彎弓隔  
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  
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室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

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  
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北至紫  
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  
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  
功封真定侯父內于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  
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  
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  
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卽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爾  
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受領軍將軍  
魏季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克州刺史樊  
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



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敬敬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敬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

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敬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敬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無善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季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於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



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平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衆威望之重爲諸侯所伏而爲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竝知書于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

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波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



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竝苛刻唯長  
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虵瞋長史含笑判清河  
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  
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  
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  
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  
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  
文竝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  
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郡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  
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  
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  
嶺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  
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  
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  
史糾劾削奪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  
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煥復以勳庸歷登台鉉  
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  
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  
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  
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  
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  
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



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爲別將討元顯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劉惔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惲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

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龍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魏書卷之四十四

北齊書卷十六

魏書卷之四十五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  
 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  
 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  
 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  
 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  
 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為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  
 不捷共奔爾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為行臺右丞西  
 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  
 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

段榮子韶



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  
榮恐高祖招私親之義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爲濟  
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恭州事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  
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涇曲失利高祖悔  
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  
得物情大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  
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諡曰昭景皇  
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季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  
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  
從高祖拒爾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  
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邗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  
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  
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  
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  
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不肖失職賢者  
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  
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嶺嶺平之以  
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  
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  
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邗山高祖身在行間  
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旁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  
其前驅追騎懾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武定四



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詔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卽令詔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詔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詔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宗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

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雋堯雄示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卽迴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詔遣辨



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竝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莅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年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旣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畫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一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

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旣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闕逼便疔膏盲之病請奉詔南行



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卽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

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



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詔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詔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竝無走路唯恐東南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安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諡曰忠武詔出摠軍旅入參帷幄功旣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

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詔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承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詔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清河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詔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



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詔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詔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詔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詔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

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卽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勅濬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府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章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竝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縱令進



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存  
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  
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敕追還存言雖黷  
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  
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艸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  
其貧躋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  
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  
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闈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  
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  
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  
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終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懔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郎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公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眾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為別將累遷都督尋莊立賜爵

西州世傳  
氏書向開

西州世傳  
氏書向開



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爾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庠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修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爾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庠狄干等討復之大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

統劉豐大汗步薛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定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



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崞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鬪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

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相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妒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袍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二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



李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  
卽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  
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  
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  
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  
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  
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  
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遂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  
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  
王敬儒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  
川白馬繪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王儀同薛禹生

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  
建元年進爵鉅鹿郡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  
謹兼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  
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  
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  
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  
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  
突厥獲馬千餘疋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  
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叱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  
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  
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  
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



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竝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轉遷太保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掄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疋詔加

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竝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成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于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



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  
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  
在內省言聲高漫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光從奴而問  
之曰相王瞋季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  
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足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季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  
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  
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  
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  
舌斥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  
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

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唯何  
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  
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  
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  
敕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  
僮于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  
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  
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悞恐卽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  
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  
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  
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  
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竝不須問尋而



發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杖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所在竝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恒伽假儀同三司竝賜死光小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親縣伯清河三年轉使持節都

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摠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卽遣使求欵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竝被起復任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



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  
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  
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  
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旣至門者白使人衷甲  
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  
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酋伏護餘年十五已下  
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  
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  
有此變羨及光竝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畋還卽較所獲禽  
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

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  
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魏景  
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  
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  
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爾朱榮待  
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  
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尋進爲侯行律州刺  
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  
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  
景度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雋左衛將軍庫狄伏連  
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別封羨陽侯行兗州刺史以瀆貨除名後除



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州初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友間歟何同

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魏州中圖章  
氏南府南府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魏州中圖章  
氏南府南府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湫氏為中書舍人沮湫滅  
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幽四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  
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  
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  
達秀容屬爾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為高祖都  
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



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  
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  
襄垣爾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  
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  
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  
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  
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  
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  
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  
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  
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  
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

掌機密椿旣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已遂潛將十  
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  
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  
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  
寇南克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尪怯無威略失利而  
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  
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加免之願免千人冀  
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  
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以  
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  
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  
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



濶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內朝寄以心腹遂志氣  
驕盈與奪由已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餽藏銀  
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  
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  
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  
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  
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暗武平  
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  
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  
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裔人隆之身長八尺美  
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

釋褐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子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  
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  
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  
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  
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  
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并  
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  
四階讓兄騰竝皆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  
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  
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  
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  
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及易乃得



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磴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向五萬餘人而群小誼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太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

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竝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旣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



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旣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竝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係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

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爾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惟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



觀聽懼我威彊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  
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  
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  
舊疑慮出爲南歧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  
洛子如遣使啓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  
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  
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  
之甚厚竝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  
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舊恩薄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  
納無所顧憚興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  
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  
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士庶惶

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  
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  
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  
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摘姦僞寮吏與伏  
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以有  
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  
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  
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  
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  
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  
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  
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



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  
明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王塔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  
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  
在州爲御史所劾又於公王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  
隣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  
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  
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  
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  
於潁川世雲臨城遙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  
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  
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  
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受膺之膺之家富於  
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  
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清河末光祿  
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  
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亡歲以  
利疾終時年七十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爲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  
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  
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  
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  
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  
州刺史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迴太府  
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爲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  
於遂州刺史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斂財貨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竝是潛德寮案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艸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贊曰閔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黷貨無厭多慙衮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